

Marguerite Duras



许钧/主编

杜拉斯文集

英国情人

周国强 谭成春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La femme
qui s'en va
1982

dit la femme
dans ses toits. Très bis, au-dessus
Maria a ~~quitte~~ quitté la ville
pour coucher la petite fille.
Le couloir, par terre, sur
couvertures. Parfois eux se trou-
vent où elle se ~~trouve~~ trouve maintenant
dans un quartier déjà ~~le~~ l'hôtel est plein
dans un quartier de la ville



主编 许钧

杜拉斯文集

英国情人

周国强 谭成春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情人/[法]杜拉斯著;周国强等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1

ISBN 7-5313-2176-9

I. 英… II. ①杜… ②周…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1891 号

L'amante anglaise, Les viaducs de la Seine-et-Oise © Editions Gallimard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pyright licensed by ZB.L & ASSOCIE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35 千字 印张:7 插页:2

印数:1—8 000 册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赵威重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耿志远

ISBN 7-5313-2176-9/I·1892 定价:12.00 元

主 编 的 话

玛格丽特·杜拉斯，无疑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最具个性、最富魅力的一位女作家。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拥有广泛的读者。

杜拉斯的人生是复杂的，个性是鲜明的。她敢爱，敢恨；她经常绝望，却从不放弃过抗争，而是在抗争中获得欢乐，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她说写作是“一种死亡”，她却在这种独特死亡方式中透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无限的创造力；她是一个作家，但从不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以积极的“介入”，一腔的热情参加到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去；她参加过抵抗运动，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曾投身于一九六八年的“五月事件”。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西方世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她几乎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过，经历过。

杜拉斯的追求是永远的。她从小有着反叛的精神，从不墨守成规，永不满足于传统，而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独特性：独特的人生体验，独特的艺术表达。在她看来，她写过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是零，她永远是在努力地从零开始，突破自己的过去，塑造全新的现在。

杜拉斯的创作是多彩的。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她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她的评论，她的随笔，“熔小说风貌、戏剧情境、电影画面与音乐色彩于一炉”，成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一道独特的景观。

杜拉斯是有争议的。富于激情、好走极端的杜拉斯在法国拥有无数的崇拜者，也有众多激烈的反对者，读者阵营分成了“崇拜杜拉斯派”和“敌视杜拉斯派”：前者赞叹杜拉斯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后者抨击杜拉斯否定传统，离经叛道。

杜拉斯的影响是广泛的。早在五十年代初，她就以《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并角逐龚古尔文学奖。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情人》，更为她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在法国、在整个世界文坛，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她的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上流传。著名传记作家劳拉·阿德莱尔认为，“她是当代法国最富创造性的杰出人物”。她死后，有关她的各种研究著作和传记不断问世，读者对她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无疑，她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中国读者对杜拉斯是喜爱的，甚至有点偏爱，偏爱她的《情人》，她的《广岛之恋》。然而，在我们看来，人们对杜拉斯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有待于深化，有待于丰富。感谢春风文艺出版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向中国广大读者展示一个丰富而多彩的杜拉斯的世界。我们在这儿介绍的，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半个世纪以来出版的杜拉斯的二十二种作品，该文集网罗了杜拉斯从步入文坛到离开这个

世界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的作品。为了帮助读者朋友更全面地了解杜拉斯，我们还从众多的杜拉斯传记中，选择了一九九八年荣膺法国菲米娜批评大奖的《杜拉斯传》，相信中国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丰满、更真实、更具个性、更富色彩的杜拉斯。

有评论说，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我们相信，杜拉斯将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许 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编者说明：《英国情人》是小说，《塞纳-瓦兹的高架桥》是舞台剧本，它们讲述的却是同一桩骇人听闻的谋杀案。作者先后用两种文类处理同一故事，我们将其合为一册，供读者欣赏。

目录

英国情人 1

塞纳-瓦兹的高架桥 139



英国情人

周国强 译

—

“下面所说的一切都将被录下音。藉此，我们将完成一部以维奥纳凶杀案为主题的书。”

“您已经同意给我们讲一讲四月十三日晚在维奥纳巴尔托咖啡馆发生的事情经过啦？”

“是的。”

“我这里有一盘磁带的复制件，录的是四月十三日晚在巴尔托咖啡馆的谈话，是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录下来的。这盘磁带忠实地记录了当时在巴尔托咖啡馆里的每个人说的话。可是，因为没有图像，我们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当时的情景。所以，这部书还得从您这儿开始。届时，有了您的叙述，四月十三日晚的内容也便有了它的骨架和外表，我们也就能让磁带去陈述它的记录，让读者在阅读中取代您的位置而自行判断了。”

“对我现在知道的和我在录音中所说的内容之间的差距，您怎么处置？”

“两者的差距在书中属于应由读者自己完成的部分。这在哪部书里都有。”

“请您作个自我介绍，好吗？”

“我叫罗贝尔·拉米，四十七岁。八年前我买下了维奥纳的巴尔托咖啡馆。”

“关于这次凶杀案的情况，在四月十三日之前，您并不比维奥纳的其他居民知道得多一点，是吗？”

“一点也不。我知道的也就是公告上所说的内容。”

“请您尽力而为，权当四月十三日晚各种报纸全都停刊了那样做。”

“我后来知道的情况对我的回忆难免产生影响。这样的话，怎么办？”

“碰上这种情况请您顺便指出。”

“为了让本书读者进入您在四月十三日晚就此案而言的心态之中，我们的录音且从维奥纳警察总队的告大众书说起。那时，夜色刚刚降落，乡村警察在集市广场上第三次宣读这份公告：

“如同报刊上报导的那样，最近在法国许多地方的货车车厢里发现了一些人体残骸。

“巴黎警察局法医科研究证明这些残骸属同一躯体，除人头尚未找到外，躯体的复原工作已在巴黎完成。

“从铁路交会的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带有这些残骸的列车，不管其目的地是哪里，全都经由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便是维奥纳的高架桥。鉴于这些肢体残骸是越过高架桥栏杆抛进车厢的，这次凶杀案的案发地点很可能便在我们镇上。

“镇政府接到警报后恳请全体镇民通力协作，帮助警署，使这次凶杀的案情尽快告白于天下。

“凡知有年龄约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中等身材，相当肥胖的女性失踪者请即到警察总队报案。”

“我认识克莱尔和皮埃尔·拉奈，还有阿尔丰索·黎涅里。他们是我在维奥纳镇的五十位老顾客中的三位。我也认识拉奈夫妇的表妹玛丽-泰莱丝·布斯凯。她到咖啡馆来过几次，在喝开胃酒的时候，由皮埃尔和克莱尔陪着来，或者深夜时分，和几个葡萄牙工人一起来。当然，我跟她就不像跟另外几位那么熟了，因为她又聋又哑，限制了我们之间深交的可能。

“皮埃尔和克莱尔·拉奈几乎每晚都上我这儿来，每天晚饭之后，八点到九点之间。但有时他们连着好几天都不来，不一定是他俩有谁病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想出门，心情欠佳，感到累了。

“出于谨慎，我也惯了，从不问皮埃尔为什么昨晚或那么多天没见他们过来。我注意到——至少我有些感觉到——皮埃尔不喜欢大家问他近来怎样，做了些什么。我想这是个性格问题吧，他有些内向。

“因此，四月十三日，皮埃尔来了后，我并没有问他为什么五天不见他过来。

“那是在晚上八点钟。

“乡村警察刚在那里，在广场上读完公告——是这一天的第三次。我因为公告中提到铁路交会的情况而发笑，我对阿尔丰索说，我忍不住要笑，这时，皮埃尔进来了，就他一个人。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克莱尔没有一起来，他下班，出办公室就直接上巴尔托咖啡馆来了。我们互相打过招呼之

后，我就问他，如果是他的话，会不会想到铁路交会这个陷阱。他对我说他吃不准。

“我觉得他看似无精打采，他的衣着，平时那么一丝不苟，那天却有些随便。他穿一件蓝色的衬衣，领子有些脏。我记得，我对此有过想法。我心里嘀咕：‘嘿，他这是怎么啦？’

“自从发生了凶杀案之后，晚上来巴尔托的人就很少了。

“那晚上店里一共有五个人：阿尔丰索、皮埃尔、一名男子和一位姑娘，这后两位我们谁都没见到过，再就是我。那个男人在读报纸，他有一只硕大的黑色公文包，就地搁着。我们三个都看了看他。他像那种传统型的便衣警察，但我们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旁边还有那位姑娘。他好像并没有听到我们在说什么。倒是她听到了，当我说到铁路交会的时候她甚至还笑了笑。

“阿尔丰索和皮埃尔看上去都不想和我一起笑话铁路交会，所以我没有往下说。

“重新拣起凶杀案这个话头的是皮埃尔。他问我，在没找到脑袋的情况下，对受害者的身份有没有可能确认。我说这恐怕就困难了，但还是有可能的，在受害者的躯体上还有不同于他人的特征，像胎记、畸形、伤疤等等。

“之后，沉默了相当长时间。大家心里不禁嘀咕，维奥纳有哪个女人和受害者的体貌特征相符合。

“就在沉默之中，我发觉克莱尔没来。

“我是想说，她不在场，使我感到震动，我把它和皮埃尔神色忐忑联系起来了。我没向皮埃尔打听她的消息，只来

得及想到：也许，他和她分手的时刻快到了。阿尔丰索仿佛猜透了我的心思，是他问起皮埃尔：‘克莱尔没病吧？’皮埃尔答道：‘她在家里，还有些事儿要做，就要来的，她没生病，只是累了。’然后又加了一句：‘很累很累，不过，八成没什么大问题，兴许是因为春天的缘故吧。’

“谈话继续进行，谈的是这个凶杀案。”

“凶犯对受害者的手段是那么残忍，我记得，我当时十分愤慨；阿尔丰索却提出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想法。他说：‘也许仅仅是因为尸体太重，整个儿搬不动，没别的办法嘛。’皮埃尔和我都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解释。皮埃尔随之便说，其实，这三个夜晚对凶手来说恐怕会显得没完没了地长。这时，那位姑娘说了话。她明确指出，在这三个夜晚里凶手必须跑九次高架桥，再加上那颗头颅的话，他得跑十次。现在全巴黎的人都在议论铁路交会的事儿。我们搭上了话。我问她巴黎还有什么说法。她说，大家认为这事儿是个疯子干的，还是塞纳-瓦兹省的哪个疯子干的。”

“这时，克莱尔到了。”

“她背上搭着件海青色雨衣，这是她下雨天穿的。那天天气晴朗。她一只手拎着个小小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拿着个黑色的油布袋。”

“她看到有陌生人在，当即朝阿尔丰索走去。我们向她问好，她答应了一声。但我从她的神色看出她因为有陌生人在而不高兴。我听到报纸声，看到那陌生男子不再读报纸了，他望着克莱尔。我只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克莱尔的表情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但陌生人却会因此而感到费解。”

“什么表情？”

“冷酷。”

“皮埃尔朝她做了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仿佛想把她遮住。他指了指手提箱。你这是要干什么？她说：‘我动身去卡奥尔。’皮埃尔冷静下来，他勉强一笑，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说：‘我正要请几天假，想建议你最近几天去那儿转一转呢。’

“谁都不相信他这话。

“她没有作答，一直站着，在那里发愣，约摸有一分钟吧。然后她跑去坐在阿尔丰索身旁，一张单独的桌子边。

“我给克莱尔端去饮料时才想起他们三个都是卡奥尔人，可在我认识他们的这八年里，他们从没去过卡奥尔。我问她：‘你要去多久？’她说：‘五天。’我又问：‘你多久没去卡奥尔了？’她说：‘一直没去过。’她当即问起在她到来之前大家在说什么，是不是说到了凶杀案，大家对此案有什么高见。阿尔丰索回答她说，大家确实在议论凶杀案，但并没有说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她显得比平时更胆怯。我想那是因为陌生人在场的缘故吧。”

“她显得悲伤？疲惫？”

“我不这么认为，不。”

“当然，大家接下去议论的还是这次凶杀案，谈到每晚从高架桥经过的列车次数，凶手一次次的来回。突然，她转身向阿尔丰索，问道：‘晚上，没有谁在高架桥那边碰到过什么人吗？’阿尔丰索回答说：‘反正没有谁去说过这话。’这时，皮埃尔朝阿尔丰索转过身去，久久地凝望着他。然后他问阿尔丰索：‘那你呢，晚上你真的没在高架桥那边看到

过任何人吗？’

“阿尔丰索做了个不耐烦的表示，他说没有，话说到这里已经够了。

“从那时起，我们之间的关系便显得很尴尬，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不会搞错。皮埃尔和克莱尔硬要知道阿尔丰索有没有碰见过凶手——尤其是当着坐在那里的那个陌生人的面——弄得大家都不自在。

“就在这不自在的气氛中，大家继续议论这桩凶杀案。

“大家谈到警察局走访居民家。他们前一天去找过阿尔丰索，那天早上来过我这里。

“克莱尔想知道警察来问了些什么。我说来要身份证明，如果家里有成员不在的话，要说明不在的理由。

“阿尔丰索说，从早上起有一队警察带着警犬在寻找头颅。克莱尔问：在哪儿找？阿尔丰索说，在村子里。

“此后，我觉得她好像沉默了好久。

“男人们还在议论凶杀。确切地说了多久，我不知道。也许有半小时。我当时看了看广场，天仿佛是一下子黑下来的。

“我说，警察要求我让咖啡馆开着，我还说，在维奥纳——一个无人活动的镇上让咖啡馆一直开到午夜——它给人的印象挺滑稽。那位姑娘问起警方为什么要求这么做。我说：‘因为凶手迟早会回到他作案的地方来，这是一条老规律了。’那姑娘便说：‘那就让我们等他来吧。’

“我们当时说的就是这一类话。